

晁家女组诗

■ 高维忠

潮声

黄昏
把最后一网金鳞
收进她竹笠的斜影里
她蹲在船头,指腹捻过梭子
将落日余温编进网眼的间隙
咸水歌从对岸飘来时
她耳畔的银坠子轻轻晃了晃
像两尾初醒的鱼

灶膛的火舔着陶煲
蚝仔粥滚出乳白的月光
他舀起一碗,吹了又吹递向她
指尖上面缠着半截红头绳
缠着去年开渔季
他偷偷别进她发髻的
那朵浪花

月光下,缆绳系住两船倒影
他们并肩坐在跳板上
数桅杆顶的星子
一颗坠入她补好的网眼
一颗滑过他掌心的茧
而所有漏下的光斑
都成了海面浮动的银屑
轻轻托起
两只靠拢的木屐

潮声很轻,经过她倾身时
指尖滑过他衣襟上
那枚重新钉牢的螺钿扣
轻过他把渔火调暗
让整片海
替他们掖好
晃荡的梦

潮动

竹笠压住碎花头巾
海风钻进大襟衫的怀里
把她吹成一面正在航行的帆
宽脚裤卷到膝盖上
露出两截从滩涂里拔出的嫩藕

她的腰肢细得像桅杆
却能把风里浪里的颠簸
撑进渔网的眼孔里
潮水涨过脚踝时
她的影子比水草更柔韧

咸水调在风里开了又合
合拢时刚好裹住
一对同时坠落的星子
当风掀动她耳畔的银环
整片海滩都侧过身来

暮色里两双手叠在同一支桨上
一推一收像呼吸般合拍

却在最深的那下停住——
桨叶带起的水纹里
浮着两枚碰在一起的月亮

灯影在舱内明明灭灭
像那些欲说未说的心事
在两心之间潮动

而她的辫梢还缠着他的缆绳
当夜潮退去,所有渔火
都开始轻轻摇晃
攥着缆绳的手指
正慢慢松开又握拢
同一个结

港湾

碎花巾换成红盖头
大襟衫变为嫁衣
母亲的木梳梳过三遍
每一道齿痕里
都藏着咸水歌的尾音

她坐在船舱里
海在退潮,浪花一次次
涌过来又退回去
像替她反复,系紧又松开
心里的缆绳

父亲把新渔网挂上船头
红绳系住网眼
说网网有鱼,网网有喜
满舱都是好日子
——他是你往后的岸

迎亲的船从霞光里来
鞭炮炸开红纸屑
一片片落进水面
被橹推远,又被浪送回
红双喜和红灯笼高挂桅杆
新郎在船头站着
双手朝她伸开——
像撒开那张新的网

她跨过去,船身晃了晃
身后传来母亲唱的喜调——
浪有归处,船有港湾
嫁出去的晁家女
一辈子都有好潮水

她眼眶一烫,却听见橹声已经
换了节奏,一摇一摆
和她的心跳慢慢合上

夕光收走了水面上的影子
来路被一片片红纸屑盖住
渐远渐轻的,是母亲那支
还没唱完的喜调

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闭幕

(组诗)

■ 叶进雄

赛场之光
跑道延伸向远方
每一次起跑
都挣脱命运设置的围墙
汗水落在滚烫的地面
不必借完整的羽翼
一样可以奔赴属于自己的
荣光
掌声越过看台
献给每一个奋力向前的
勇者

不屈的生命
身体或许不健全
但灵魂从不向风霜低头
跌倒,就再一次站起
拼搏,无关输赢的刻度

力量藏于骨骼,信念埋
于胸口
在奥体的赛场之上
生命开出热烈蓬勃的花

追梦者
他们是一群追梦的人
把磨难化作前行的行囊
越过世俗的目光
奋力一跃,奋力挥掌
所有咬牙坚持的瞬间
都写满不屈的力量

残健同心
荔乡秋风,拂过盛会的
现场
善意与勇气在此相拥

没有隔阂,只有彼此的
敬重
一份温情,一片赤诚
残健共融,双向奔赴
绘就南粤大地温暖的图
景

落幕不谢幕
盛会缓缓落下帷幕
竞技的硝烟已然散去
但拼搏的精神不会落幕
那些泪水与欢笑,执着
与奔赴
镌刻成难忘的记忆
向着更远的山海
奋勇前行

血脉里的暖意

■ 柯兰友

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古稀之年。
回望珍贵无比的血脉亲情,除了父
母关怀备至的疼爱,爷爷和大姐所给予
的关爱、滋养和帮助,一桩桩一件件,
历历在目,至今仍然温暖着我的心田。

勇敢的大姐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末,爷爷在高州县石鼓公社西基山畜
牧场做着裁缝补衣的营生。畜牧场里
养有十几头母水牛,正是产奶期。爷
爷为了给孙子孙女补充营养,吩咐大
姐每周六带弟妹去喝奶。村里距离畜
牧场有两公里,中途要渡过一条没有
桥的白沙河。路上,最辛苦劳累的是
还未满11岁的大姐。大姐用四爪背
带着着两岁的妹妹,手牵着4岁的我,
7岁的哥哥自己走。有时遇上雨天,村
道湿滑难行,行走在泥泞窄小的田埂
上,大姐总是高一脚低一脚,甚至多次
摔倒。最吃力的是渡过白沙河这段名
叫“兵仔漕”的河床。此河段,平时宽
约20米,水深约0.3米,河中有几个用
破竹箩筐倒罩着泥土和鹅卵石的泥石
墩。记得有一次回家的途中,大雨如
注,河水猛涨,水流湍急。大姐冒着被
水冲走的危险,趟着齐腰深的浊水,拼
尽全力、小心翼翼地来来回回将三个
弟妹一个个安全送到对岸。她自己却
全身湿透,精疲力竭,瘫坐在湿漉漉的
泥地上,瑟瑟发抖。而今同大姐讲起
这些童年往事,她还笑哈哈地引以为
荣,深感自豪,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
似的。

爷爷的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西基山畜牧

场解散后,爷爷回到村里重操旧业。
独自一人居住两间泥砖房,与我们居
住的老房子隔着一条村巷。他在村里
给人裁缝衣服,自食其力,生活还算不
错。慈祥的爷爷一向对我疼爱有加。
为给我增加营养,不时买些河鱼河虾、
猪杂瘦肉鸡蛋来煲粥。每次煲好后,
都叫我去同他分享。年幼的我,在那
个肉蛋奶稀缺的年代,有幸享用到如
此难得的美食,是何等快乐。敬爱的
爷爷,感恩您一直以来给我的关爱和
滋养,让我度过了温馨而难忘的童年。

前行的动力

那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冬季,我
被批准入伍。大姐得知后开心至极。
参军离家的前一天,她专程回娘家送
我,嘱咐我到部队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不怕艰苦,勤学好问,苦练本领。说
完,伸手从裤袋里摸出五元钱递给我。
霎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五元
钱,在当年还是较为难得的。这番话
和这五元钱,是最纯真的手足之情,也
是对我的希冀和期待,更是砥砺我奋
勇前行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鼎力相助

前几年我回农村老家建房。在准
备装修之时,手头正紧。大姐理解我的
难处,她特地从化州南盛带来现金五万
元,笑着对我说:“这些钱你先用,等我
做屋时再还。”我深知,一辈子务农的
大姐,她全家人现在还住着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建的旧砖房,这钱都是全家人多
年来从田地里一分一分挖出来的。大
姐的这份血脉深情,令我倍感温暖,倍
加珍惜,永记于心,没齿难忘。

一担泥的份量

■ 南江源

1976年9月1日,我刚八岁,
走进沙子小学读一年级。来教
室最多的是一位年轻美丽的老
师,轻声细语,清晰悦耳,后来听
说叫刘娟老师。不几天,她布置
任务:每人割二十斤茅草交给学
校,她会验收登记,必须完成。

我家住在离学校5公里多的
辽垠,很偏僻。离家1公里远的一
块荒地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
茅草,长得比我还高。我割了两
大把,捆绑成担,一头比开水瓶
还大点,却觉得重如木柱。连担
带拽,弄了两个下午,终于弄到
屋前的禾坪。第二天一早,挑着
那担比自己还高的茅草,趑趄趑
趑走到学校操场。刘娟老师提
起来掂了一下,说:“算啦,二十
斤。”我如释重负。后来听说,茅
草是用来在操场搭教室防地震
的。后来才明白那时唐山大地
震,要求大家在户外过夜、学习
工作。

在沙子小学读书五年,老师
布置的作业,还有扫地、冲厕所、
担泥填操场、担沙填沙池、抄书
默写、铲水沟、集会跑步爬杆跳
山羊做早操……都尽力去做,后
来逐渐形成了习惯:别人叫干什
么,尽力去完成。

五十年后的今天,那担茅草
早已灰飞烟灭,但那种负责任
的精神,一直伴我。当年从学校
后山担来的泥,从前面河里担上
来的沙石,依然在沙子小学的操
场上垫底。

前两天,我在网上读那份校
庆公告,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尽
己之责,有所担当”。一百元以
上入席宴会,三百以上刻石留
名,五百以上挂条幅,一万以上
挂气球,两万以上场室冠名——
这些数字后面,藏着的何尝不一
块又一块砖,一担一担泥?只
是今天的砖不再只是红色的黏
土,它有了一百元的、三百元的、
一万元的不同的重量。但无论
多重,每块砖、每担泥,都有其位
置,有其意义。我的前辈出工出
料建的那座水泥石拱桥,使我上
学没有过河之忧。那一代人从
不曾要求把名字刻在桥上、碑
上,可我永远记得,沙子小学是
我开始眺望世界的窗口。

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在用钱
衡量对母校的感情?我却想起
另一件事。十多年前,因为横水
北永那六个行政村生源不足,学
校布局调整,要撤并三中,村民、
村干部、乡贤就凑在一起,说要
捐钱出地把学校留住。一位在

外面开小饭馆的村民拿出五千
块,说:“当年要不是学校管我那
一顿午饭,教我加减乘除,我早
就饿死了。”这五千块,对一个饭
馆老板来说或许不算多,但对他
而言,那是还了三十年前每一顿
午饭的恩情。教育的本质从来
不是交易,而是一种传递——你
当年得到的,今天有能力了,便
想传下去。公告里写“不是捐
款,而是一种应有的担当和责
任”,说得真好。捐款是施与,担
当却是内生的、自觉的、非如此
不可的。

我在北永小学看到,功德碑
上密密麻麻刻着捐赠者的名
字。最大的字属于一位企业家,
最小的字是一个五保户。校长
说,这个五保户捐了三百块,那
是他在春祭时帮人抬烧猪的工
钱。我听了为之动容:名字的大
小在石碑上或许有差别,可在精
神的天平上,每一份心意是等重
的。这让我想起沙子小学公告
里说“按高低排序,用大小字体
彰其功,显其德”——重要的不
是排序本身,而是排序背后那个
朴素的信念:每一份付出都应该
被看见,被记得,被郑重对待。

公共事业需要情怀,而情怀
从来不是空谈。沙子小学能走
过百年,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往
里面添砖加瓦。有人添钱,有人
添力,有人添时间,有人添一份
心意。我听说,1984年洪灾,差
点把学校那座桥冲垮,公路这边
的桥墩完全裸露,是村干部出
工出力,突击三天二夜,用水泥
浇筑加固,至今不倒。但哪又有
碑记这段动人的往事?

这几天我才明白,为什么那
么多校友提出筹建校史馆,去回
放沙子小学百年风雨,背后来之
不易的一砖一瓦。虽然分不出
哪块是我的,哪块是你的,但这
就对了——所有砖混在一起,才
成了一面墙;所有人合在一起,
才成一所学校。今天我们要做
的,不过是继续这个动作:抱起
自己的那块石,担上那担泥,走
到需要的地方,放下去,然后转
身离开。名字刻不刻在那里,其
实不要紧;要紧的是,百年之后,
沙子小学还在那里,每一块石、
一撮泥,都记得自己的份量。

让岁月留痕,让精神永恒。
让后来人到这个地方,可以看
到沙子小学过去,触摸现在,启
迪后人应该怎样做。这就是精
神文化的力量。

守法普法 人人有责

